

# 抗洪抢险,三个战士分一个馒头

1959年12月底,我应征入伍。1962年7月,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。我们部队焕发新式武器装备,团里召开了动员大会,全团官兵一致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,随时做好准备开赴福建前线参加阻击战。动员大会后,全团官兵都写了战斗决心书。当时,我不仅写了决心书,还第一次写了入党申请书。

1963年8月,华北地区突发特大暴雨,下了七天七夜。我们部队驻地河北邯郸地区是重灾区。暴雨从8月2日中午开始下,晚上9点多钟山洪就暴发了。瞬间,我们驻地从操场到宿舍都成了一片汪洋,水



李振庭当兵时留影

深在1.5米左右。8月3日,我们部队接到上级命令,组织全团官兵参加抗洪抢险战斗。我们没有抢险工具,首长命令我们拆掉平时睡的床铺,制成木筏,抢救驻地附近公社被洪水围困的群众。首长要求我们,要不惜一切代价先把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抢救出来,

转移到安全地方。

我们全团各个连队炊事班存放的米面,全部泡在洪水里。从8月3日早上到8月5日早上,我们全团官兵基本上没吃任何食物,渴了就用手捧起洪水喝几口,没一个人叫苦,一直坚持在抗洪抢险的战斗中。8月5日10点左右,空投的食品和救灾物资到了。我们拾到第一批空投食品后,团首长要求我们发扬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光荣传统,拿出三分之二的食品分给被抢救出来的群众。班长徐伍义带领我们给受灾群众送空投食品,他们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他们大声说:“共产党真好,毛主席万

岁!向解放军学习!”我们高声回应:“我们是解放军,军民是一家人,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。”

在给灾民送完物资后,全班战友分着吃剩下的食物。其中,张孝波、胡光进、王铁在三个战友分一个馒头。王铁在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新兵,接过馒头边吃边流泪。这是特大暴雨突发后的三天里,我们吃到的第一顿“饭”。

这次洪灾中,我们经受了考验。在抗洪抢险结束后,我先后向党支部写过5次入党申请书。到了1965年5月14日,我终于光荣入党。(河南商丘 李振庭 86岁)

## 开荒种麦增口粮

上世纪60年代初,大家普遍吃不饱。我家住在武汉市郊的单位宿舍,住宅旁边有一些空地,便开垦出来种些瓜果蔬菜。转眼到了深秋,瓜和菜基本收完了,妈妈打算在这片地里种上麦子,来年可以多吃点细粮。我住校上高中,星期天只要回家就到地里帮忙。

来年夏天,麦穗黄了,全家人都格外兴奋,准备开镰收割。只是,虽说只种了一小片地,可割下来的麦子也有一大堆,放哪里,又怎么脱粒呢?还是妈妈有办法:她带着我们兄妹三人,每人抱着一小捆麦子回家。我家只有一间房,除了床和桌子、板凳,只剩下靠门口的一小片地方。我们便把麦子堆放在这有限的空间里,妈妈把麦穗剪下来,我们把秸秆抱回地里。就这样,我们常常忙到半夜,完成了麦穗脱粒。

可能是自家种出来的麦子,用它磨成面包包子、饺子,烙饼,擀成面条或拌疙瘩,吃起来都觉得特别香。(湖北武汉 王学华 79岁)



## 点长骗我看“奇龙”

我1968年下乡的地方比较偏僻,文化生活十分匮乏,看一场电影高兴得就如同过年一样。只要听说晚上有电影看,不管农活有多累,晚饭顾不上吃就往大队部跑,备好小板凳,早早等候在电影机前。我们村放完后,会接着到邻村放。哪怕要走10多里地,我们也场场不漏。

但是,那个年代片子少,总是那几部影片循环往复地放,很多电影台词我们都会背了,也腻歪了。有一次,知青点点长大周偷偷告诉我,说:“今天晚上有新电影看了。”我高兴极了,给他一盒烟,他才神秘地说:“电影名字叫《奇龙》,千万别告诉别人。”我激动了好一阵子,早早在放映机前面占位置。可是电影开演,一瞧,竟是我们看了不知道多少遍的《奇袭》!我想去找点长算账,说他是骗子。没等我发火,好朋友小李就制止了我。他说:“点长也不是恶意,他这么骗你,还不是给你带了一阵子快乐吗?”我想了想,觉得说的也有道理。(北京 吴敏 72岁)



## 小提琴手爱上女独唱

1979年9月,为迎接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庆,四川省直机关决定举行“迎国庆文艺汇演”。省水电厅抽调人员组织文艺宣传队,半脱产加紧排练节目。我和高阳都在省水电厅下属单位工作,参加了宣传队,我拉小提琴,高阳担任独唱。到了宣传队后,我对她有了好感。

高阳从小爱唱歌,曾受过四川省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周维民的指点。我喜欢她,不仅因为她歌唱得好,更重要的是我感受到她为人真诚、善良。在打探出她还没男朋友且对我也有几分好感后,我就



1979年9月底,马忠(拉小提琴)与高阳(唱歌)在演出中

不动声色地出击了:排练间隙,我会请她到排练场一边,用小提琴伴奏单独帮她练唱,同时帮她分析歌曲演唱时该怎样处理等。其实,我唱歌都是“左喉咙”(唱歌唱不准),哪有资格指点她?但她好像挺享受我的单独伴奏,

并接受我装模作样的指点。那个时候,大家都囊中羞涩。在近一个月的接触中,我只为她买过几张电影票,让她和闺蜜去看;在照相馆免费为她洗过10多张照片,送过她一本普希金诗集。这些以友情为幌子所表达的爱意,非常含蓄。直到文艺汇演结束,我才公开表达了对她的爱。我们在恋爱两年后,走进了婚姻殿堂。

结婚40多年,我常在心底感恩妻子对家庭的付出,也感恩当年在文艺宣传队中,遇见了甜美爱情和如意婚姻!(四川成都 马忠 70岁)



本栏目由记忆护作机构暗房子提供支持

## 终于见到毛主席

**求助** 16岁那年,我在天安门广场照了这张照片。底片早就不能用了,照片也模糊了,请帮忙修复。

**故事** 1966年11月,我和几个同学挤上一辆火车到了北京,等待毛主席的接见。11月26日早上4点多,我们就排着队向北京西郊机场出发。到了后,所有的人都在马路两边席地而坐,我刚好坐在马路边上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人群中有人小声说:“来了,来了。”果然,公路

尽头缓缓开来几辆汽车,第一辆车上站着一个人正向两边挥手——那正是毛主席。车行到我面前时,毛主席正好朝我们这边挥手,慈祥的笑容看得清清楚楚,我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。

受到毛主席接见后,我在天安门广场花一元钱拍了这张纪念照。(安徽舒城 陈如怀 75岁)



与时光重逢

本报携手专业机构帮读者免费修复老照片。可将电子版老照片发送到“当年”版投稿邮箱;或将老照片原图发送至本版编辑微信18569537321。



## 努力做合格园丁

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一六七团二连当小学数学教师。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,充实理论素养,做一个合格的“园丁”,在1986年,我参加了成人中专理科考试,各门学科分数过关,被农九师教育中心录取。通过两年刻苦学习后,我顺利毕业。

这两年学习时间,是我人生非常充实的时间。上面这张照片是我(前排中)在农九师教育中心上学时,和同班好友的合影留念。(新疆额敏 丁秀华 66岁)